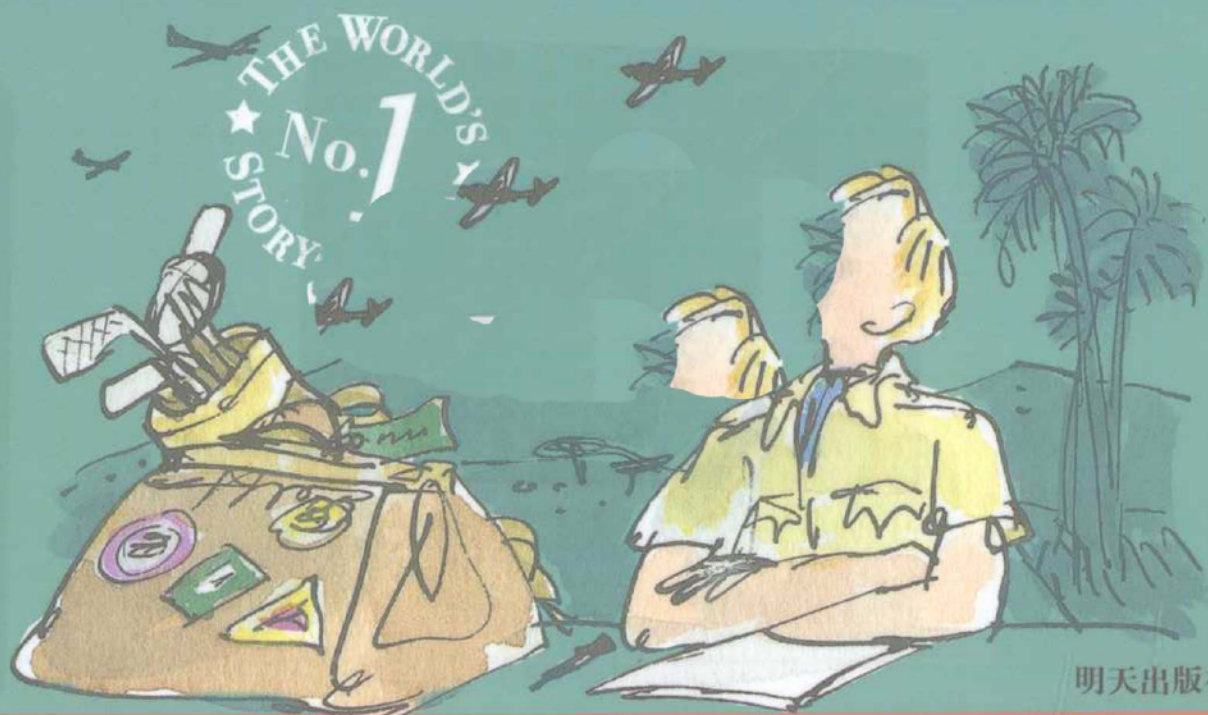


# 罗尔德·达尔

# Roald Dahl



## 独闯天下



明天出版社

· 罗尔德·达尔作品典藏 ·

# 罗尔德·达尔

## 独闯天下

刘海栖 / 主编  
[英] 罗尔德·达尔 / 著  
徐朴 / 译

明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闯天下 / [英] 达尔 (Dahl, R.) 著; 徐朴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9.3 (2011.4 重印)

(罗尔德·达尔作品典藏)

ISBN 978-7-5332-5962-4

I. 独… II. ①达…②徐… III. 儿童文学—自传体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1357 号

责任编辑: 凌艳明 王 彬

美术编辑: 于 洁

## 独闯天下 罗尔德·达尔作品典藏

[英] 罗尔德·达尔 / 著 徐 朴 / 译

出版人 / 胡 鹏

出版发行 / 明天出版社 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规格 / 148 × 202 毫米 32 开 印张 / 9.125 千字 / 115

ISBN 978-7-5332-5962-4 定价: 18.00 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8-108 号

### GOING SOLO by Roald Dahl

Copyright © Roald Dahl Nominee Ltd, 1986

Chinese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4, 2009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 82098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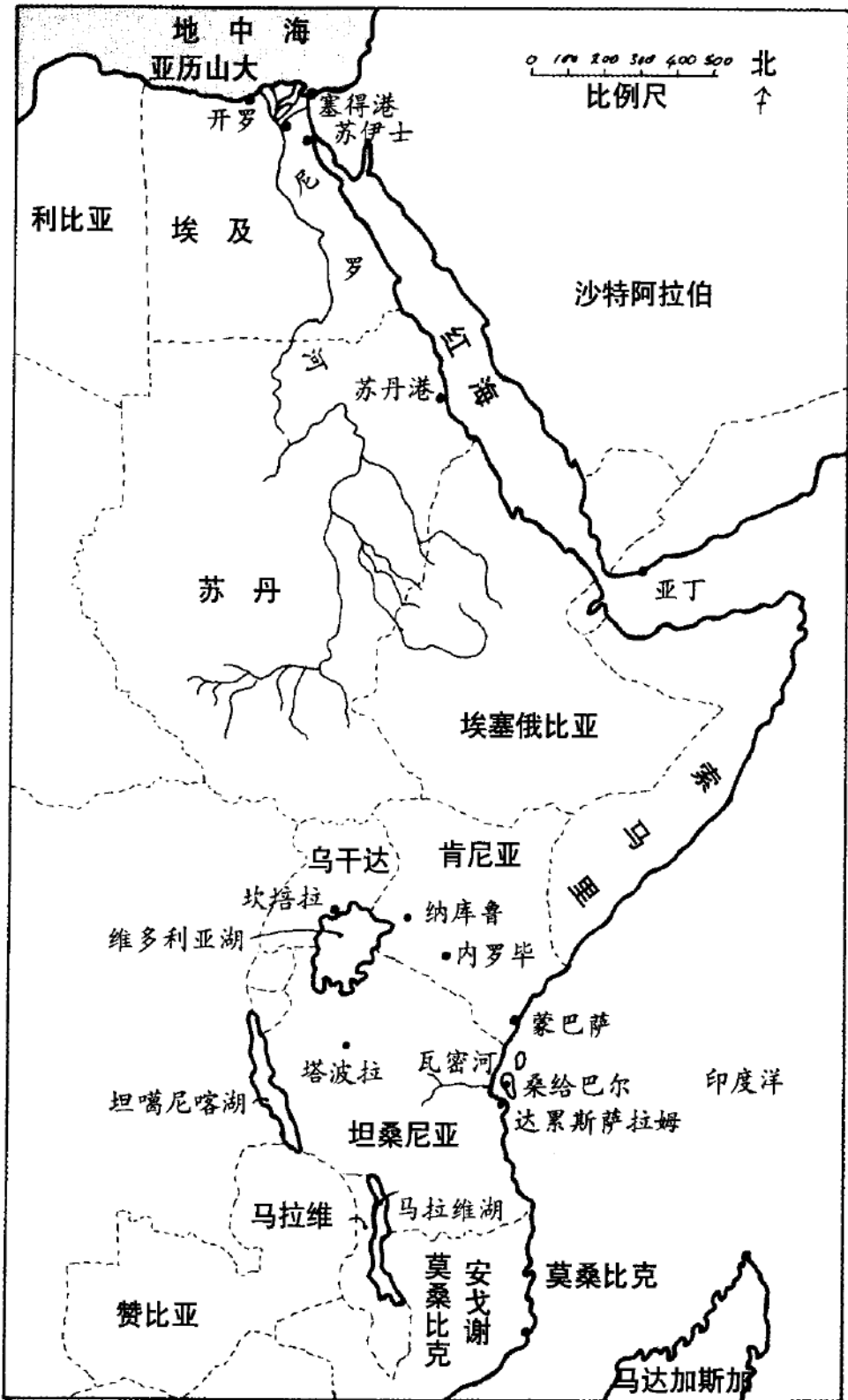
达尔在海法，1941年6月

## 写在前面的话

生活由无数的细小事件和少数的重大事件组成。因此，一本自传要不弄得冗长烦琐，就得严格挑选内容，剔除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事件，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记忆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事件上。

我的第一本自传叫《好小子——童年故事》。这一本自传的头一部分，写了我个人的一些故事，正好是它的继续：我出门到东非去，踏上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可是任何工作，即使是在非洲工作，都不会总是那么吸引人的，因此，我力图严格挑选，只把我认为值得纪念的一些事情写下来。

这本自传的第二部分，写的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皇家空军的经历，那就没有必要选择和剔除了，因为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这些事情都是完完全全令我神往的……



东非



## 目 录

### 写在前面的话

远渡重洋 ·····	1
达累斯萨拉姆 ·····	28
辛巴 ·····	41
绿色曼巴 ·····	56
战争爆发 ·····	69
姆伐纳威席的姆蒂肖 ·····	91
飞行训练 ·····	105
幸免于难 ·····	129
第一次遭遇敌机 ·····	163
弹药船 ·····	189
雅典战役 ·····	196
离末日一步之遥 ·····	208
惨败阿高斯 ·····	234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	252
回家 ·····	272

## 远渡重洋

1938年秋天，把我从英国带到非洲的那条船叫“孟托拉”号。它像是一只九千吨重的瓷漆剥落的旧浴缸，只有一座高高的烟囱和一部浑身发抖的马达，震得桌子上茶碟里的茶杯格格作响。

从伦敦港到肯尼亚的蒙巴萨要两个星期，路上我们还要停靠马赛、马尔塔、塞得港、苏伊士、苏丹港和亚丁。如今你飞到蒙巴萨只要几个小时，但在1938年，这样的旅行中途要歇好几个地方。从家里到东非那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为此，我特地跟壳牌公司签订了合同，我要在那个地方一连待上三年。我离开家的时候是二十二岁，跟家人重新团聚时已经二十五岁了。

关于那次旅行，我至今仍然清清楚楚记得的是，我那些旅伴的古怪行为。我以前从没有碰到过这种特殊帝国血统的英国人，他们一生都在不列颠领土的天涯海角工作。





BRITISH INDIA  
LINE



AIMEZ. PROTÉGEZ  
PIGEON VOYAGE  
PAR DÉCRET DU 15 AOUT 1917



Mrs. S. Bell.

Redwood.

Exley.

H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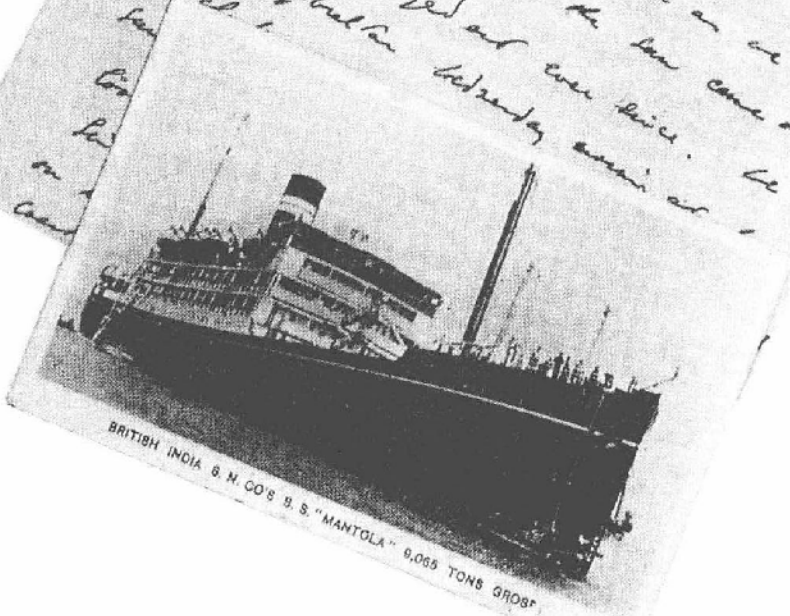
EA



Dear home

St. Beantola  
Saturday morning

We've had a marvellous journey.  
Fairly calm in the Bay of Biscay (at least I  
wasn't sick) Then as soon as we came  
to the Spanish coast the sea came out,  
and it has stayed out ever since. We  
passed Gibraltar yesterday evening at  
9 o'clock.



BRITISH INDIA & N. CO'S S.S. "MANTOLA" 9,065 TONS GROSS

请不要忘记，1930年的时候，大英帝国还是像模像样的帝国，维持这个帝国的是一个种族的男男女女，这种人，你们大多数人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现在再也不会遇见了。我认为，我很荣幸能在这些“稀有人种”还在地球的山麓小丘上或森林中漫游的时候见识过他们。他们比英国人还要英国人，比苏格兰人还要苏格兰人，这是一群我所遇到过的最最疯狂的人类。举一个例子来说，他们说的是一种他们自己的语言。假如他们在东非工作，他们的句子中往往夹杂着斯瓦希里语的词汇，假如他们在印度工作，那么各种各样的印度方言也混了进来。同样情形，有一个完整的常用词的词汇表似乎在所有这些人中间通行无阻。比如，晚上喝的饮料往往叫做“太阳下山饮料”，其他时候喝的就叫“威士忌苏打饮料”了。把老婆叫做“嬷姆萨博”，那是印地语里称欧洲已婚妇女“太太”的意思。看一样什么东西叫“舒夫梯”，也就是“瞅一瞅”的意思。而且相当有意思，根据这个字眼，在中东皇家空军的行话里，侦察机就成了“舒夫梯”。什么质量差的东西叫“森兹”，也就是“宿货”的意思，晚餐叫做“梯芬”等等。这些帝国子民的行



话可以塞满整整一本字典。总而言之，对我这样一个城郊出身的普通小伙子来说，突然投身在这一群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土老帽儿和他们小巧伶俐的妻子中间，这一切是挺令人惊奇的，不过我最最喜欢的是他们的那种怪癖。

看来，英国人多年生活在酷热的使人汗流浹背的气候里，并且要在众多的外国人中间保持头脑清醒，靠的就是这种疯疯癫癫。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习惯，要是在他们的家乡那是决不能容忍的，但远在非洲、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或在马来西亚等地，他们就能随心所欲了。在孟托拉号上就是这样，差不多人人头脑里都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对我来说，整个旅程中一直都像是在看一场没有结尾的哑剧。让我跟你讲讲其中两三个喜剧演员。

我跟一个印度旁遮普的一家棉纺厂经理同住一个小间，他名叫U.N.萨弗雷（我头一次看见他箱子上缩写的名字，简直不相信——哪有这样的名字？）。我住在上铺，因此，头枕在枕头上就可以通过小窗清清楚楚地看到放救生艇的甲板和外面辽阔的蓝色海洋。在海上的第四个早晨，我碰巧醒得很早。我躺在上铺懒洋洋地向窗外张望，耳朵里听

着萨弗雷轻轻的打鼾声，他就躺在下铺。突然，一个光身子男人的身影，像一只丛林里的猿猴一样嗖的一下在窗外闪过去不见了！他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全无声息，我躺在那儿纳闷：我看到的究竟是幻影、是幽灵，还是光着身子的鬼？

一两分钟以后，那赤裸的身影又在窗外闪了过去。

这回我马上坐了起来，想好好看看这个日出时赤裸裸的身影，所以，我趴在上铺的床头，把头伸出窗外。放救生艇的甲板上空无一人，地中海很安静，一片混浊不清的蓝色，金黄的太阳刚刚镶嵌在地平线上。我开始一本正经地思索起来，是不是我刚才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鬼影，那鬼可能是一个旅客，早些时候在旅途中掉下了海，如今永远奔波在海浪之中，还时不时爬上当初他失足的那条船上。

忽然，从侦察孔里我瞥见甲板的尽头有动静。接着，一个赤裸的身子出现了，但他压根儿不是什么鬼。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迅速地在甲板的救生艇和通风装置之间穿行，毫无声息地朝我跳过来。他矮墩墩的很粗壮，赤裸的身子上肚子有些凸出来，脸上有一挂黑黑的大胡子，当



他跑到二十码开外的時候，他看見我正傻里傻氣地從小窗里探出頭來，於是他舉起一條毛茸茸的胳膊向我招呼：“來啊，孩子，跟我一起慢跑吧，讓你的肺里吹進點海上的空氣，調整一下你的身體，把鬆弛的肌肉抖掉！”

光從那掛大胡子上我就認出他是格里費斯少校。在昨天晚上的飯桌上他就告訴我，他在印度待了三十六年，剛剛回國度完假，準備重返阿拉哈巴特去。

少校歡躍著跑過去的時候，我淡淡地朝他笑了一笑，但是我没有縮回頭來，我還想看看他。他那種一絲不掛地在甲板上一圈圈奔跑的方式有一種讓人欣賞的東西——那是某種讓人驚奇的天真，並不讓人尷尬，倒顯得很快活、很友好。要是我，一個很容易緊張不安和敏感的年輕人，這樣就不免感到害羞了。看着他在窗外穿過去，對他的所作所為我是很不贊成的。但與此同時我也很羨慕他，我對他滿不在乎的態度其實是很忌妒的。我希望自己昏了頭也有這個膽量做同樣的事情。我要跟他一樣，我渴望能夠拋掉我的睡衣，跟他一起在甲板上蹦蹦跳跳繞圈圈，碰巧有什麼人看見，就大聲地向他打招呼。但是，即使一百萬年後

我也不会这么干。我等他再绕圈过来。

啊，他又来啦！我看见他远在甲板的尽头，这个飞奔的少校真是豪气十足，毫无顾忌。这时，我打定主意趁此机会跟他随便说上几句话，表示我跟他是“一伙的”，并没有注意到他是光着身子的。

但是等一等，那是什么？还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在他旁边跑得飞快！也跟他一样一丝不挂！这条船上究竟怎么了？难道船上所有男性旅客黎明时光都在甲板上不穿衣服绕圈奔跑吗？这难道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大英帝国的某种锻炼身体的方式？那两个人现在靠得近了一些，我的天哪，另外那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妇女！那个赤身裸体的妇女像1820年美洛斯岛发现的维纳斯雕像一样光着上身，不过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因为这时我看出来，那个骨瘦如柴的白皮肤的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格里费斯少校夫人本人。我在窗洞里愣住了，目光集中在这个裸体的女性稻草人身上，她一直在她那光身子的丈夫身边快跑，跑得那样的得意，弯着胳膊，高昂着头，好像在说：“难道我们不是一对快活的好夫妻吗？我的少校丈夫不是一个体形出众的男人



吗？”

“快在这儿来！”少校大声地招呼我，“身材小巧的太太都能行，你当然更行了。绕甲板五十圈才四英里！”

“早上天气真好！”他们奔过去的时候我喃喃地说，“今天是个大好天。”

两个小时以后，我在餐厅里吃早饭，坐在我对面的正是少校和他那小巧的太太，一想起她刚才一丝不挂的情形，就有一股冷气爬到我的脊背上。我低着头，假装没有看见他们。

“啊哈！”少校突然叫了起来，“你不就是早晨把头伸出窗外的那个年轻人吗？”

“谁？我？”我喃喃地说，鼻子还伸在麦片粥的碗里。

“是，就是你！”少校洋洋得意地大声说道，“谁的脸我看一眼就不会忘记！”

“我……我那时只是在透透空气。”我含糊地说道。

“你还不止看他妈的一眼呢！”少校哇里哇啦地说，咧嘴笑了，“你饱饱地看了一眼我太太，这就是你干的事！”

我们那张桌子上的八个人全都突然安静下来，朝我的



方向看。我觉得我的脸开始发烧了。

“我没有说要怪你。”少校继续说道，朝他的妻子大大地眨了眨眼。这时是他最最得意、最最豪爽的时候，“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怪你。你们会怪他吗？”他问饭桌上的其他人，“毕竟我们都年轻过。况且那个诗人怎么说来着？”他停下来，朝他那可怕的妻子又大大地眨了眨眼，“一样美的东西总是令人愉快的。”

“闭上你的嘴，老公！”他的老婆美滋滋地说。

“在阿拉哈巴特，”少校说，他的眼睛盯着我，“每天早晨吃早饭以前我都要认认真真地打五六盘马球。可是现在在甲板上是没法玩的，所以我不得不换个法子锻炼身体。”

我坐在那里很纳闷，想这种马球的游戏怎么玩？“你为什么没法玩呢？”我一心想换个话题，所以这么说。

“为什么我没法玩？”

“对，在船上玩马球。”我说。

那少校是一个喝粥也要咀嚼的人。他慢慢咀嚼着，用淡灰色无神的眼睛打量着我。“难道你要告诉我，你活那么大从来就没有打过马球。”他说。





“马球，”我说，“哦，当然打过。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一向骑自行车用曲柄棍打马球。”

少校的打量突然变成了恶狠狠的瞪视，嘴巴也停止了咀嚼。他的瞪视中既有轻蔑，也有厌恶，他的脸成了猪肝色，我想他说不定心脏病就要发作了。

从此以后，少校也好，他的太太也好，就再也不愿意跟我打交道了。他们在餐厅里换了桌子，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在甲板上相遇，他们只当没有看见我。我大大地冒犯了他们，而且是当着他们的面，那可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过。我嘲笑了马球，那可是英裔印度人和特权阶层的一种神圣的运动。只有不知好歹的冒失鬼才会这么干。

接着，我要说一说上了年纪的特雷佛西丝小姐，她也常常跟我在餐厅里坐同一张桌子。她骨瘦如柴，皮肤发灰，走起路来身体向前倾，像是一个又长又弯的“飞去来”，那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一种武器。她告诉我，她在肯尼亚高地有一座小小的咖啡园，她对作家拜伦尼丝·勃列克森非常熟悉。我本人也读过她的书并且很喜欢，不论是她的《走出非洲》，还是《七个哥特人的故事》，都弥漫着恐怖、凄